

忆旧·古运河

## 吴皖卿的家世

| 顾颖文 |

吴皖卿是无锡近代业余昆曲大家、音乐家，精音韵，善度曲，兼工三弦、琵琶、曲笛，系梁溪清曲之集大成者。1875年起，吴皖卿出任无锡曲局（天韵社前身）师席直至去世，在天韵社定名后任社长，前后主持社务长达五十二年。吴皖卿自幼除从无锡名曲家徐增寿学昆曲外，还跟随无锡派琵琶家华文彬传人徐悦庄习琵琶，亦为一时绝响，是无锡派琵琶的重要传人。吴皖卿除有杨荫浏、曹安和、谢锡卿等著名学生外，赵子敬、刘天华等许多戏曲、音乐名家也曾向其请教。吴皖卿留下了珍贵的《天韵社曲谱》抄本，独具重要的传承研究价值，此谱现藏中国艺术研究院，2019年11月经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和文献馆合编，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影印出版。

吴皖卿不仅培养了杨荫浏等音乐大家，本身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艺术大师，但其声名并不太著，许多事迹湮没于历史中。杨荫浏曾写过小传，主要是吴皖卿昆曲方面的记述，而他的家世，除了杨荫浏和曹安和一些零星的忆述（如出身米商）外，大体不为人所知。

自2013年天韵社复社以来，笔者与同仁一起致力于挖掘整理无锡昆曲渊源及老天韵社历史，经过不懈努力，通过多种手段，逐步掌握了许多老社员的历史信息，部分还找到了他们的后人，然而最重要人物吴皖卿，却一直没线索。主要原因有两点，一是因为他出生于1847年，时间相对久远，信息保留的可能性就小；二是吴氏在无锡是个大姓，家谱众多，仅无锡市图书馆藏有五十余种，每种册数又非常庞大，在不明分支的情况下，翻查如同大海捞针，故笔者也曾从几种吴氏统谱的城内分支册中着手探查过，没有收获。同时也从吴皖卿可能居处（如城中吴姓聚居地）的有关历史文献档案检索，但此类文献一般最早只能到民国后期，与吴皖卿生活的时代已有很大的脱节。此外在一

些同时期清人日记发现过的“吴皖卿”名字，如《顾文彬日记》等，但经一一仔细考证，最终排除了是吴皖卿（名曾祺）的可能性。又据杨荫浏先生的自述，黄绪初和吴皖卿先生是表兄弟关系，2019年初笔者发现了黄绪初的家谱，经梳家家谱中的姻亲关系，辅以《勾吴盛氏家谱》《锡山傅氏家谱》等，均未能因此溯及吴皖卿的家世信息，所以总体四五年来没有进展。

然而事情戏剧性地柳暗花明，笔者一个月前发现了一个新的途径，一段时间经常摸索，使用逐步熟练。不久前的一个下午，笔者试查潘素父亲的信息时突然灵光一现，用同样办法再查吴皖卿，结果惊喜地发现“吴曾祺”之名赫然谱上。

据1951年续修《锡山吴氏世谱》载，吴皖卿，名曾祺，国学生，生于道光丁未（1847）年十一月二十四，卒于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十七（1927年1月20日），葬惠山三周巷汪家墩。妻单氏（1848—1892）。祖父吴安澜（字濬川），祖母蔡氏；父吴文标（号锦如），母施氏，弟吴曾祥（号仲卿）。吴皖卿一族世居无锡北门黄泥桥，因谱中另记有“城中黄泥桥”（在城内东北角锦树里旁，又名凤仪桥）一支，故此应为外黄泥桥（目前在胜利门茂业大厦位置），与钱锺书的祖居地相同。吴皖卿有三子，次子葆铨、三子葆堃均早卒，长子葆治生于1874年，却于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二月初四去世，吴皖卿也正于此年逢老年丧子之痛后，于同年旧历年底去世，与杨荫浏等记载相符。值得欣慰的是，葆治有一子名申洪，生于1918年，这是吴皖卿唯一的孙子，同时可能也是继续寻找吴皖卿后人的唯一线索。

2019年正值杨荫浏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，吴皖卿手抄《天韵社曲谱》又刚刚出版一个多月，而2020年即将迎来天韵社定名一百周年，冥冥之中，是否必须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，才能揭开皖老的家世秘密呢？

语丝·五里湖

## 冬吃萝卜夏吃姜

| 马胜泉文 |

冬吃萝卜，夏吃姜，这是流传民间的俗语。可见冬天萝卜是菜中王、食中宝。

记得我老家拆迁前的菜园子里，过了立冬，不见昔日瓜果满架的繁华，叶绿蔬菜的生机勃勃；只见枯藤缠绕，老叶凋零，一切已然萎地。唯独萝卜、白菜淡然地，平静地，豁达地生长着，不畏寒霜雪，青葱茂盛地长在一畦畦的田垄上，给日益苍凉的“田横头”点染了暖意和生机。

萝卜是一种常见蔬菜，生熟均可吃，其味略带辛辣。

在我国，萝卜种植至少已有上千年的历史，早在唐代，如皋定慧寺僧侣就有种植，该寺将萝卜作为贡品，并馈赠施主，时称菜菔（其种子叫菜菔子，供药用）。后逐渐流传民间，广为种植。

萝卜是有名的“三主”（主栽，主售，主食）蔬菜之一。在农村，家家户户的菜田里都种有萝卜；在菜市场里都有萝卜摊头，特别是到过年了，从湖州、山东到倬倪无锡来卖萝卜白菜船到处可见；萝卜主打的菜肴可多啦，有红烧萝卜、素炒萝卜丝、萝卜红烧肉、萝卜排骨汤、萝卜羊肉汤、萝卜丝烧鱼……都是热乎乎的家乡味，还有搭粥的腌萝卜干等。

小时候，感冒咳嗽、发热头痛，母亲总会端着一碗特地煮好的热气腾腾的萝卜汤，告诉我：“快点喝，喝了就会好！”我不敢怠慢，一口气喝光汤，立感满身舒服，连吃几次，毛病消除了，逢人便说：“萝卜是个好东西！”

“困难时期”后，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。记得当时生产队不仅划拨每家口粮田，还有一块种菜的自留田。村后的土墩已是荒田秃地，我家也在那里划分到了二分菜田，刚从“灾难”中过来的全家人，似乎看到生活的希望，高兴至极。

当天下午，父母就拿起铲子、铁耙来到那块自留田，先将枯黄而稀少的杂草铲尽，再垦地，做到寸土必垦；然后从河浜里挖上带水的乌黑河泥，铺盖在新翻的土上，让污泥和水渗透到土层里面去……

第三天，母亲将那块地上混在一起的河泥、土，用锄头盆细，分成好几块，做成垄，分别播种上萝卜、青菜、雪里蕻、大蒜等籽。

自那以后，父母把菜田上浇水的活交给了我，好似“责任田”。这样，自己每天放学回来，不是割草爬树，便是去浇水了。不久，这块小小的菜田里，嫩绿的苗都长出来了，那开心的劲不用提啦！

春播秋收，到十月，已是满地充满生机勃勃的收获。当全家人，碗头上久违地吃到自己种出来的鲜嫩蔬菜时，那顿饭吃得特别有味道，格外香！

萝卜是有灵魂的。当萝卜的“肩膀”挤出土，露出二三寸“白膀子”时，便可挖掘出来食用了。我用铁耙小心翼翼地把它们盆出来，只只都是白白胖胖的“萝卜宝宝”，有近百斤，当“宝贝”一样挑回家。

心细的母亲叫我挑出白得透亮、圆直有肉感、拿在手里觉得沉的萝卜，藏到灶后烧火间里靠墙脚壁

的薯糠堆里，放着到过年的时候烧年萝卜吃。剩下的两只三只送给亲戚乡邻，还个平时互相照应的人情，余下的全部腌萝卜干，做吃粥菜。

萝卜野性足，耐寒，好管理，种植时间短，成本低，越种越好，产量不断增加，应了那句老话：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”这样，我一如既往地照看好那块自留地上的萝卜。到第三个年头，父母将那两分菜田全部改种萝卜出卖，可以解决一部分买油盐酱醋和兄妹几个上学的钱。再垦些杂边地，种上其它蔬菜，解决碗头上的吃菜。

新安老街东横头弄堂口的转角上，有一爿叫阿火老伯开的萝卜丝饼店，一到冬天生意好得很，每天要用去几十斤新鲜萝卜，在四周小有名气。有一次，我母亲在街上摆地摊卖萝卜，见阿火伯在地摊边转了一圈，便来到母亲的地摊头，随意拿起一根萝卜，掂一掂分量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一掰两断，他见萝卜的断面层里，肉质雪白厚实，水分似咬口的雪梨水那样充沛，二话没说，将十几斤萝卜全买去了。第二天他又笑眯眯地来到摊头上，价也不还，又将母亲十几斤萝卜买去做萝卜丝饼。这样一来一往，搞熟了，我家成了阿火伯的萝卜“专供户”，“立街头”卖萝卜的辰光，变为一种往事了。

为了“讨好”阿火老伯，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我但都保质保量主动送货上门。大寒后的一天，大人都有事，叫我去送萝卜。离阿火老伯的萝卜丝饼店还远，我就闻到一股股的油香味扑鼻而来，听到啾啾啾的炸烤声，食客一个接一个“师傅阿可以快点”打招呼声。不到店门，自己便知萝卜丝饼是冬日里的抢手货，两脚跑得更有劲更欢了。

冬日天冷，人们被寒风吹得瑟瑟发抖，阿火伯见我一大早送萝卜去，不顾在寒气里等候的食客，特别首先“优待”我，热情直呼：“老小，先吃只萝卜丝饼，暖暖身！”我放好萝卜，连声说：“谢谢大伯！”一只喷香滚烫的饼下肚，只觉热乎乎的，好似打通了全身关节，立马舒服极了。我在村上、学校里到处吹牛：阿火伯用自家种的萝卜做的萝卜丝饼如何如何好吃，说得人家喉咙里馋液蠕动……

新安街上有大饼油条店、梅花糕店、羊肉汤店、鸭血粉丝店、烘山芋店……唯独阿火伯现做现卖的萝卜丝饼，成了响当当的“招牌点心”，来的都是“回头客”，不忘老地方，老味道。我家种的萝卜也一直卖得很火，加上其它可以自产自销的收入，不久也迈入“万元户”的行列中……

前时，我在南禅寺里见到一家卖萝卜丝饼店，勾起了童年的回味，立马前去买来吃。哪知小时候只要一角钱一只的萝卜丝饼，如今卖到两元钱一只了，萝卜吃出肉价钱，身价不凡，我似乎听到了萝卜的笑声……

我对萝卜有深情，自家的那块萝卜地一直成了自己的相思之地。从萝卜中，悟出了一个道理：生活从来没有容易二字，简单的事，从不简单。坚持就有收获。



修理摊

插图 胡文伟